



「苗」笔生花

错误也可爱

苗炜

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凯瑟琳·舒尔茨的《错误》，她说，错误是观察正常的人性的一扇窗口。舒尔茨指出，认为错误可以被清除会导致可怕的、反动的冲动，如大清洗。她注意到，我们特别热爱正确，高兴地以为我们近乎总是正确。“正确怎么会那么有趣？毕竟，在快感中它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。不像生命中的其他乐趣——巧克力、冲浪、接吻，它跟我们的欲望、肾上腺、大脑的边缘系统和我们神魂颠倒的心都没关系。然而，正确的快感也是无可置疑的。”

体育迷都会预测比赛结果，万一猜对了比分便很满足。《体育画报》记者乔·波斯南斯基说：“超级玩的乐趣在比赛前的一周，一旦真的开赛了，故事飞快地变得越来越平淡。但在比赛即将到来时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角度，所有关于会发生什么的不同版本，这些95%都是错的，但它们却构成了95%的狂喜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大部分时

间，事情的结果不会是你以为的那样。如果真是那样就很枯燥了。”

在预测比赛结果时，职业体育记者会比一般人预测得更准吗？波斯南斯基说：事实上，记者并不比一般人错得更少。你越是坚持从宏观的角度判断，作出正确预测的概率就越高。而不要被赛前那些零乱的信息干扰。

体育比赛中另一个跟错误研究有关的是裁判的误判。体育迷搞不清楚立即回放比赛画面是不是太过了。这是一个大问题：人犯下的错误是不是应该继续作为体育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。有时它让比赛更完善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把一些人性化成分拿走了。

科特迪瓦和巴西一战的裁判犯错误了，球王贝利预测的错误就更多了，从哲学的角度看，搞清楚我们会犯错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。首先，这意味着要认识到

我们不能彻底消除错误。其次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那些犯错误的人是懒虫、傻瓜或坏蛋。错误是理性不可避免的副产品。

犯错会很有趣。这是一个残忍但又无可辩驳的关联：别人的错误会非常有趣。错误和喜剧在骨子里是相互交织的。根据霍布斯的观点，幽默源自“较之于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先前的虚弱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卓越”。按照这种优越性理论的逻辑，错误使我们发笑是因为他们使得其始作俑者显得愚蠢，使我们显得更聪明。在这种模式中，喜剧确认了我们的正确、别人的不正确。

你看，我们多么希望看到别人的错误，当然，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错误。如果谁声称自己一贯伟大而正确，我们就知道，他该有多可笑了。在本届世界杯上，感谢法国队提供的一切笑料，他们的教练多梅内克真像是一个伍迪艾伦似的喜剧演员。

裁判也是人，吃五谷杂粮，也会判罚错误，只要不像我们这里一样，是黑手拿了黑钱再吹了黑哨的主儿，总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不必为裁判的判罚失误乃至严重的错判而大动肝火。世界杯毕竟不是世外桃源，哪里会清静干净得没有一点渣滓？人活在世上，大小挨冤枉的事情，甚至别人偷驴你拔葱的倒霉，谁没有经历过？就更不要说六月雪替窦娥喊冤的事情了，怎么可以要求人一进了世界杯就可以浑身清爽得黑是黑白是白？

世界杯开赛以来，红牌错误最严重也最导致骂名的，是对巴西卡卡和对澳大利亚科威尔的判罚。仔细分析和揣摩这两张红牌的悲情，是很有意思的，不仅对足球，对人生一样受用。

卡卡的那张红牌，无疑是冤枉的，科特迪瓦那哥儿们的假摔，瞒得过裁判的眼睛，瞒不过观众和录像的眼睛。想必那哥儿们不地道，心里会稍稍起伏，有那么一点不安宁，但晚上不会做噩梦。因为，在球场，就和从前在战场、

现在在职场上一样，以前是为生死，如今是为利益，同样的生死攸关，手段便可以不要，心计可以暗算。更何况，卡卡是巴西队的精神领袖，当然是重点被下黑手的对象，这和江湖上更没有什么两样。

所以，巴西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更没有必要那样愤怒地围上裁判群起而攻之。

更何况，巴西队之前的进球，法比亚诺手球明显在先，裁判不也是误判而没吹哨吗？这叫一报还一报，出来在世上混，欠账总是要还的，占便宜的好事情不能总落到你一人头上。绿茵场就是人间百态的舞台，足球也有自己的伦理，那就是播下跳蚤，不可能总收获龙钟；埋下了荆棘，也不可能就长出鲜花。

科威尔的那张红牌，明显的比卡卡的更冤枉，那裁判肯定是铁石心肠，吹响了大概南非世界杯最残忍的哨子。更何况，科威尔患有绝症，被称为脆弱的“玻璃人”，此番对阵加纳是带病上场，也可能就是他的绝唱。这一切背景材

红牌悲情 肖复兴



「肖」傲江湖

料，使得这个红牌有了前生今世的感情涟漪，便让这个红牌显得更具悲情色彩。人们当然要把普遍的同情如倾盆雨洒在科威尔的身上，责骂狠心的裁判是可以理解的。谁的心都是肉长的，谁不会把同情心向着弱者的一方？

难得的是面对红牌科威尔微笑下场，而且事后宽容地说裁判的判罚是有道理的。我想，之所以科威尔选择这样以德报怨的方式，是因为他明白，红牌的亮出身是泼出去的水，争辩无用；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，他要面对的是比世界杯输赢更为决绝的生死，一个小小的红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那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磨难而已。

所以，当我看到科威尔下场后到看台上和妻子孩子相聚时候微笑的样子，心里充满感动。巴西人为一个红牌，实在没有必要那样的冲动，尽管卡卡走下场是含着眼泪的，但比起科威尔的微笑，还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。

郑州晚报《昭元奇妙儿童摄影》联合举办

新鲜代言 晚报 Baby

昭元 Wonderful
珍藏宝宝快乐时光

秦梦祎

父母寄语：快乐开心成长！
网络热度：★★★

昭元奇妙儿童摄影 昭元儿童片场成功签约大上海城

端午节期间 全城最惠
儿童照 加入会员 拍1套送3套

免费报名

报名热线：86-371-6771 9569 6797 7059
报名地址：中国·郑州碧沙岗公园北门



「麦」家三昧

巴拉圭令我又想起了奇拉维特 麦家

一场巴拉圭的比赛，贝拉和里贝罗斯的两粒进球也许无关宏旨，却令他们的前辈、传奇门将奇拉维特变做一场突如其来大雨，穿越雾色笼罩的时空，畅快淋漓地洒到我的世界里，贡献出充满欢快和叹喟的涟漪。

在我看来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平凡人，平凡人数量众多，他们的任务是用一亿世的时间重复平凡，按部就班，心安理得。另一种人，凤毛麟角，大概是上帝用盛夏之烈日配搭冬夜之寒风锻铸而成的宝剑，他们存在的意义是无事生非，是用狗繁殖骆驼，是从豆腐里吃出骨头，是在西瓜藤上结出榴莲，或者是令埃及艳后嘴上长出胡子。他们总是站在平凡的对立面。他们有真诚的态度和干净的眼神。他们是天生的催眠者抑或魔术师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江南的春风、骏马、牛排可以随时成为撒哈拉的酷暑、毒蛇、砒霜，反之亦然。

奇拉维特无疑是后者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至少已令鸟游泳，鱼飞翔，完成了两件天方夜谭之事例：一是作为守门员打进62个球，包括一次帽子戏法；另则是两次宣布参与竞选巴拉圭总统——凭借刺耳的手套和狂躁的酒精。对此，他的牙齿是大脑的殉难者，时刻咀嚼着他所谓的坚信：他坚信可以用钢锯割开亚马逊河的涌潮，坚信愤怒可以酿出最妙妙的葡萄酒，甚至还坚信他的巴拉圭能够在各个领域将美利坚国踩在脚下，让不可一世的山姆大叔听由他颐指气使……于是，他得到了一个普通但实事求是的绰号：疯子。

“疯子”出生在亚松森的贫民窟，那里没有诗人，那里只负责滋生蚊虫和便秘。那里的艺术家习惯于倒提酒瓶望风，而天才则须学会平静地接受一场比赛之后从此不语。“疯子”的哥哥对此总是小心翼翼，在他刻意的安排下，世界上少了一个也许平庸的前锋，却多出了一位注定伟大的门将。

伟大不是小富即安，而是从一个百尺竿头飞跃到另一个。伟大无须永恒，瞬间足矣：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，面对滚动的阿根廷，“疯子”在禁区前用最冷静和最技巧，完成了一脚鬼魅搓射，皮球迅猛而坚定飞行的轨迹比他的设想更加完美。阿根廷门将顿时被抽干了鲜血，剥离了灵魂，那张茫然而疼痛的脸，无辜、忧郁，比之爱德华·蒙克的画更富绝望意义。解说员则意外地成为哲学家，他冷静地告诉全世界观众一个真理：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奇拉维特才能扑出这记射门。

当然，也有奇拉维特扑不出的射门，比如同一届世界杯十六强战对法国，加时赛行将结束，高后卫布兰克打入了命运进球，比赛戛然而止。完美防守了116分钟的加马拉和阿亚拉不禁挥洒英雄泪。这时，“疯子”超越了荒诞与勇气，他将队友从黑蛇般的既成中挽起，并带领他们向观众和未来致敬。事实上，英雄也并非只在铁和血中才能臻乎完美。

该结束了，奇拉维特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如今的巴拉圭正当年。在冷风狂吹的南非，“疯子”终身未及之八强也许并不遥远。